

呈在大風砂裏奔走



八之書叢團務服地戰北西

編主玲丁

售經總店書活生

的岡衛們

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之八

呈在大風裏奔走的人們

田間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

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之八

呈在大風砂裏奔走岡的衛們

著者 田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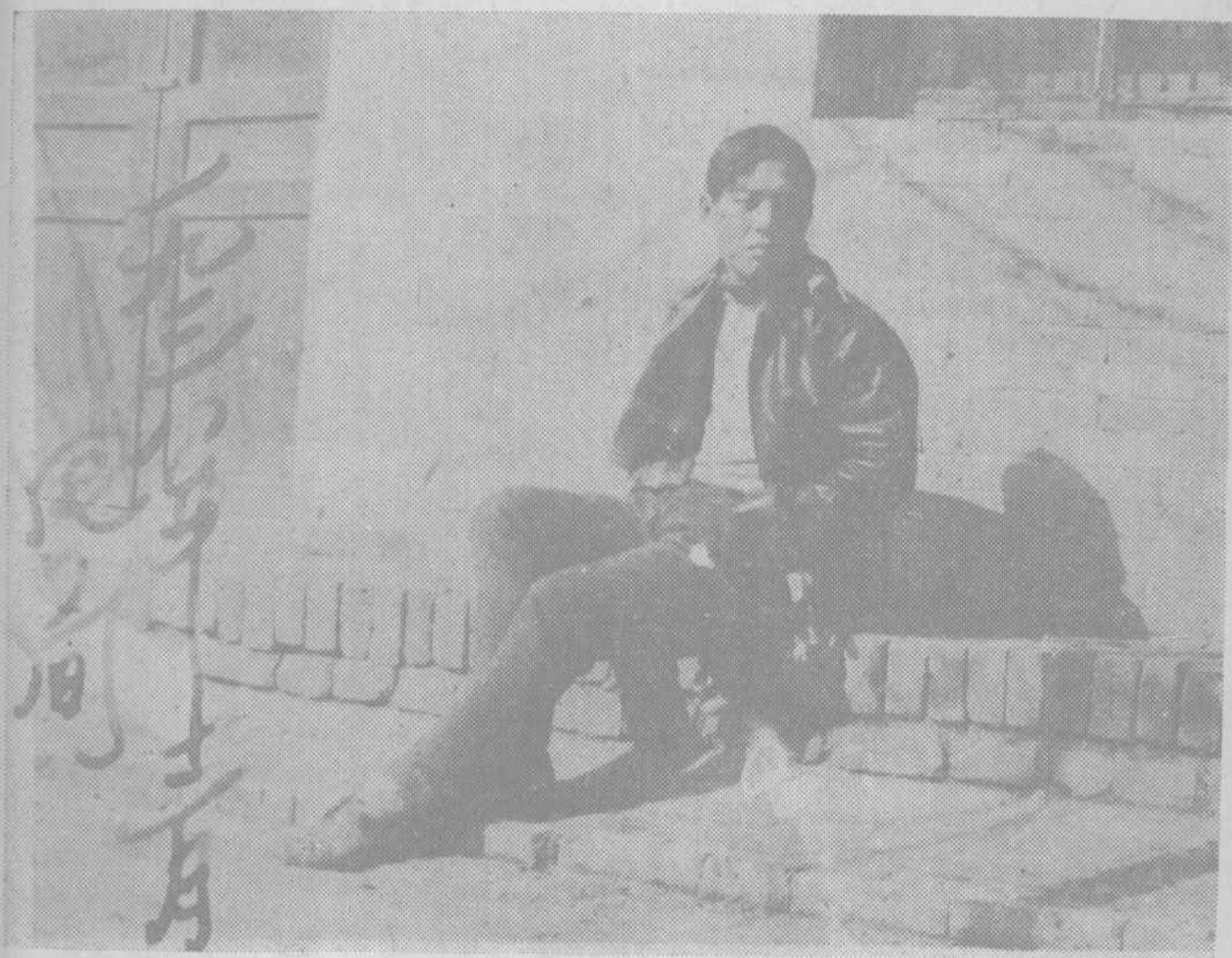
主編者 丁 玲

總經售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 2.20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漢)



本書著者（一九三八年三月攝）

序

丁玲

老早就聽到過田間的名字，說是一個「牧歌詩人」。既然已經說是詩人了，我就不特連做詩的人不想見，縱是詩也願意暫緩拜讀。因此田間在我始終是很生疏的。當然這是因為我對他有成見。成見是要不得的東西，却不是無來由的東西。我並非對「田間」有成見，也並不是對年紀青寫詩的人有成見，是因為有過一些不知怎麼就出了一點名的人，這些所謂詩人的，小說家的，就頂上那眩人的桂冠，滿身也不忘記時時放射着藝術風味的，實際還是「司丹康」和「法蘭絨」西裝，於是趾高氣揚，徜徉過市。但不久之後，這些所謂詩人藝術家也者的，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樣經

過幾次之後，無形之中我便有了一點成見。凡是無名者的作品和人我都願意在那裏發現一些好的，有希望的，我願意在那裏得到一點東西和貢獻一點微力，至於太駭人的詩人，藝術家，我就不免是有意躲避。但這種成見，田間却用了他對生活和對工作的嚴肅努力以及學習的勇敢虛心打破了我的成見。現在田間在我不特是不生疏，而且我還時時用了這個名字在一些同志面前提到，願大家學習他的勤懇，特為在他的這本詩集前邊說幾句話，也是這個意思。

他是在臨汾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不過，當我們住在洪洞的萬安鎮時，他就來住過幾天。他來的時候，我已去離十里路遠的馬牧村了。幾個國際參觀團的朋友在那裏須要我去多談一些話。後來我回來了，一到房子裏就有同志來告訴我，說田間已在這裏住了兩大了，是特意從臨汾走來的

，並說彷彿是要參加到我們這個隊伍裏來。我是想希望所有的作家們，都能不放過這一個抗戰階段的生活，如果能四方八面跑跑，到一些實際的工作團體、或是部隊裏去，不特是在抗戰的宣傳上即使是對文藝建設上，都盡了很多力量，所以我是非常歡迎的。然而却常常顧忌着對於我們這末一個紀律嚴謹、生活勞苦的集團，這些在上海逍遙過的文化人是否可能勉強一陣。舊有的大部份的團員都是熱情認真，已經習慣了思想鬥爭和生活檢討，而作家們工作和生活的自由性似乎總要範圍大一點。那末，如果他們不能過的時候，是否可以因為寫過了一點詩或小說而就須要不同等待遇呢，這話自然是難以成立的。與田間見過之後，他的溫良純厚，又使我對他的工作的能力起了懷疑。不消說，一切演戲唱歌作畫他是不會了，演講，接頭，以及組織民衆工作等等，也將以他的沈默而不能得到好的成效。管理

一些總務上的事吧，不成，他也並不見得能處理對外對內的一切事務。那末參加通訊股的工作，多寫點通訊吧。然而做記者不是容易的事，他必須會找材料，會發問題，有政治頭腦，分析清楚，權衡重輕，以及如何使文字經濟動人。我對田間一切都不大能信任，我很願意幫助他，使他能更多的與大眾接近，但吸收到服務團來，却不敢一下就決定。於是在幾次談話之後，我便把問題答應到了臨汾再解決，而四天的勾留，三個會（一個托派理論討論會，一個與萬安鎮民衆慶祝元宵及春耕運動大會，一個是彭副指揮來講戰略與策略的問題），更堅定了他的決心，後來經過了一番考慮，在臨汾時就讓他參加了。很多同志對他都有點另眼看待，似乎客氣一點，我便再三叮嚀他，一切都應該與全體一樣，勞苦吃力的工作要搶着去做，要留心政治，留心團內整個工作，這樣你才有意見，……他很高興

忙着去買了一套灰布軍裝，在行列中走着，在車站時他用了大的力量幫着抬道具箱子，羞澀的偏過頭去悄悄拭汗。開大會的時候，他站起來了，洋燭光在他臉上跳躍着。他出發採訪，連城的鹽池是他第一篇的通訊，用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記者田間的名字在團結上發表了，當幾次公演的时候，他整大坐在印刷廠，印說明書，印特刊，而且他在戲院的門口賣着。他同我去參加文學座談會，發言很多，同我到學校去演講。講中日問題。他克制着自己同許多個性並不相同的人相處得很好。一有了空的時候，他便伏在小桌子邊，他寫着詩。有兩次他將他寫好的通訊稿給我看，我貢獻了他許多意見，如果要把我的意見採納時，那這篇稿子得重新做，我想他一定是不願意的，剛剛頭一天就發生過這樣的事，但田間却說重新做吧。他對工作是不憚煩瑣的認真，虛心無驕氣。田間腦子雖說很活潑，人却不活潑，

於是有了同志給他的批評，說他不接近羣衆，不求健康，現在田間也在球場上出現了，有時也站在歌詠班的後邊唱歌。田間當然還有許多缺點，尤其是對於別人壞傾向的優容，對於政治問題檢討的熱心不夠，但我相信和田間的努力求取上進的途中，將逐漸的糾正過來。

至於詩，我實在是外行，我說我很願意讀他的詩，因為那裏面，每篇都有一點感情，詩要能寫得有感情，在中國還不很多吧。

目次

一	史沫特萊和我們在一起·····	一
二	我們底管理員朱文三·····	四
三	一個祖國的兒子·····	七
四	給丁玲同志·····	一〇
五	他彈起了絃子·····	一四
六	史輪在燭光邊工作·····	一七
七	你們到國境上去·····	二一
八	給一個南斯拉夫公民·····	二三

九	給蕭紅·····	二八
一〇	給端木蕻良·····	三二
一一	同志們聯隊般地走在大街·····	三四
一二	在村底演奏·····	三六
一三	西方的路上·····	四三
一四	出去了，他·····	四六
一五	晚會·····	四八
一六	野火·····	五三
一七	播音·····	五四
一八	人民底舞·····	七一
一九	河東底夜間·····	一〇〇

二〇	我們在黃河底左岸上·····	一〇五
二一	五個在商議·····	一〇八
二二	早上，我們會操·····	一一一
二三	我只有稿紙與血斑·····	一一二
二四	兒童節·····	一一五
二五	工人節·····	一二五
後記	·····	一四二

一 史沫特萊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行軍于山西，從儀城出發，在路上，史沫特萊同志笑着來了，並且和我們一起跳舞。……………

史沫特萊

又笑了。

她笑……………

她笑，

從蒼白的齒間吹出——

年幼的聲調。

她笑……

她底笑，

對我們

擁抱……

站在我們中間，

——永遠地和我們

一起啾！

你們看

史沫特萊，

爲生活，

爲鬥爭，

而笑！

她笑……

她笑着，

在中國。

二 我們底管理員朱文三

——朱文三同志，河南人，爲二萬五千里長征草原英雄之一個，年已五十餘。日前返里，因告別而寫此詩。

一九三八，四，一三，附誌

那紅眼睛，

曾經過草原，

沾染着，

內戰的

歷史的